# 《折克行神道碑》 补释\*

### ——兼论《府谷县志·两种》墓志点校错讹

### 高建国

提 要: 折克行是北宋府州折家将优秀代表人物,其神道碑文被记入最早的几版《府谷县志》。1976 年,其神道碑出土面世,碑文与拓片今俱存。《府谷县志·两种》在点校《折克行神道碑》时,没有采用考古学家早已发布的碑文内容,也没有进一步对证现存碑林博物馆的神道碑,不仅沿袭了旧志中的诸多错误,且在点校时出现了多处错抄错录、漏抄错点问题。笔者拟用现存神道碑文对以上问题进行纠正。

关键词: 《府谷县志》 折克行 错抄错录 漏抄错点

国有史,家有谱,地方有志。近年来,整理、点校旧志工作出现热潮,但由于条件限制,旧志点校总会出现各种问题。以《府谷县志》为例,目前流行的点校本即有两种,一种是由府谷县文广局印行,张育丰点校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4卷本,一种是由府谷县史志办公室整理,马少甫点校的雍正本和乾隆四十四年(1779)本。①翻阅序文,显然府谷史志办整理的《府谷县志·两种》更具有学术价值。但是,该书在点校《折克行神道碑》时出现了多处抄录和点校错误。为免以讹传讹,作者不揣浅陋,撰此短文,以见教于方家。

#### 一 折克行及其神道碑发现情况

折克行,字遵道,北宋府州人,是府州折家将后期优秀代表人物。元丰元年(1078) 因兄 折克柔目疾,袭职为府州知州,直至大观元年(1107) 左右去世。折克行守边 30 年,其时正值 神宗以来北宋朝廷对西夏积极经营之时,他多次率兵出境作战,曾参加熙宁四年(1071)、元丰四年(1081) 宋军两次五路攻打西夏战役,功勋卓著。哲宗朝以来,折克行又多次率兵作战,在绍圣五年(1098),生擒西夏左厢钤辖令玉儿没崖等多名部族首领。元符二年(1099),又捉到西夏钤辖哩旺扎布;同年,主持进筑河东八城二寨,打通了麟府路与鄜延路的交通要道。② 折克行善抚部族,州境各部呼其为 "折家父"③。

折克行一生战功卓著,官至秦州观察使;去世后朝廷封赠其"武安军节度使",追谥"武恭"之号。折克行三子,长子折可大,袭父职知府州。次子折可求,继兄可大袭职知府州。三子折可存,曾参与宋军与西夏的最后一场大战即统安城之战。④

府州折氏是鲜卑族裔,在长期与党项各族相处过程中,逐渐党项化。该家族在丧葬方面具有

<sup>\*</sup> 本文为延安大学博士科研计划项目"北宋府州折氏家族墓志研究"(项目编号: YDBK2014 - 02) 成果。

① 张育丰点校《府谷县志》由府谷县文体广电局印行,没有由出版社正式出版;陕西省府谷县史志办公室整理、马少甫点校的《府谷县志·两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4年正式出版。

② 参见高建国 《元符二年河东路进筑八寨名称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③ 《宋史》卷二五三《折德扆传附折克行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8866页。

④ 有关折可存事迹,主要保存在《折可存墓志铭》中,志石现藏府谷县文物管理文员会,志文曾经多次发表。

"迟葬"特点,折克行约卒于大观元年,而其下葬时间是4年后的政和元年(1111)。政和二年,朝廷授予其"武恭"谥号。既葬8年,其子可求又请准朝廷特为之竖立神道碑。碑文由当时朝散郎毛友奉敕撰修,由翰林学士宇文虚中奉敕书丹。无论从史料方面,亦或是碑文书写的级别、书法艺术方面讲,《折克行神道碑》都具有极高价值。

府州折氏自从南宋以后,日渐式微,以至湮没无闻。其祖坟也遭到西夏军毁坏,但坟园及其附属建筑大体得以保存。清代乾隆时期的两任知县郑居中、麟书都曾亲自考察过折氏祖坟。《折克行神道碑》更是被记入先后纂修的《府谷县志》及《榆林府志》中。清末著名金石学家王昶在其所编《金石萃编》卷147中也著录了该碑文,《全宋文》也有录。

1976年,陕西省考古学家戴迎新考察府谷县折氏祖坟时,意外掘得《折克行神道碑》,并将其运回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碑高 3. 26 米、宽 1. 40 米、厚 0. 45 米,青石质,碑身两面刻字,正面记折克行家世武功,背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是给折克行拟定谥号的呈文,下部开列折克行统辖的各寨寨主姓名。该碑久经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正面存字 19 行,另有 9 行字漶泐不存,背面也缺字不少。戴迎新对碑文进行了初步释读,随文附录了碑文全文,后来又编入其所著《折氏家族史略》一书。① 2014 年,笔者也曾根据戴应新所藏拓片,公布发表了该碑文。

#### 二 《折克行神道碑》碑文

《关中金石记》也记有《折克行神道碑》,只是没有著录碑文,只有简短考证。综合分析,《金石萃编》与《折氏家族史略》所录志文大致相同,相比之下,雍正《府谷县志》录文时间最早,至"遂城佳芦"一句前,文字又较《金石萃编》为多;而乾隆《府谷县志》所录碑文又超前述县志。但明显的问题是,几种版本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抄、漏抄问题。本文以戴应新所藏拓片为底本,以雍正《府谷县志》、乾隆《府谷县志》《金石萃编》《府州折氏家族史略》所录志文为参校,特将碑文移录如下:

	州诸军事秦□□□□秦州管内观察使,充太原府路兵马钤辖,知府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
使,	兼麟府州□□□□检使,兼河东十二将上柱国高□郡开国□食□□□□□□□□□□□□□□□□□□□□□□□□□□□□□□□□□□

朝散郎、试给事中、兼 侍讲、同修 国史、西安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臣毛友奉敕撰」

武恭公折克行既葬八年,其子右武大夫、康州刺史、知府州可求言于 朝 "先臣克行官爵皆应法,当有隧道之碑,敢以请。" 天子曰 "嘻!惟尔之先,保有永安,栉风沐雨,世捍边陲。举州来归,封□□□,□□□□,□□□□,从河东之驾,克捷有功。自我」 艺祖 太宗以来,所以假折氏之灵甚宠,西人之不骄,系折氏是凭。今其云亡,虽无言,固将休显之。"乃 诏给事中、臣友 "汝为之铭。"臣友再拜稽首而言曰 "西

① 参见戴应新 《宋 〈折克行神道碑〉 考释》,《文博》 1987 年第 2 期 《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年。

夏自元昊乘中国久安玩治之后,空国入寇,陷役城戍,杀掠人民,王师数出不利。一方用 兵,骚□」□□,始有西顾之忧。熙宁、元丰间,大饬边备,既开熙河,遂断贼右臂。鹰 扬之将,时则有若王韶、贾逵、燕达、种谔,其余不可胜数。 哲宗皇帝惩元祐罢兵弃 地骄戈之过,择将练兵,大复熙丰之政。既城天都,因逼横山,戎人失气,浸以衰弱。当时 边将,折氏为第」一。公生长兵间,结发与西人战,大小百七十遇,未尝丧败,卤获巨万 万,功在右府,行在奉常,光荣福禄,有始有终。臣为史官,职得褒善而记功,虽不能,其 敢以固陋辞!"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五世祖从阮,唐末为府州刺史。晋以府州赂契 丹,从阮不从,自拔归汉。」子德扆, 太祖受命,来觐,委以腹心。德扆生御卿,公 太宗征太原,以兵来迎,收复岚、宪,为永安军节度使,赠太师、燕国 公。大父惟忠,简州团练使、赠崇信军节度使。父继闵,宫苑使、果州团练使、麟府路驻泊 兵马钤辖,赠太尉。曾祖妣苏氏,□□氏、王氏、皆太夫人;梁氏,梁国太夫人。祖妣刘 氏,彭城郡夫人。妣刘氏、慕容氏、郭氏,吴郡、魏郡、鲁郡太夫人。初,公当承袭,太尉 公以公幼,表授其弟继祖。公久居行间,无所知名。熙宁三年,贼寇庆州, 延、河东路大军城罗兀以牵制之。继祖以所部」军进,公请行,选为先锋,遇贼开光川、 尚堡岭,再战皆利。谔患贼抄粮道,即以三千人属公,战葭芦川。于是人行少公,公奋先 登,所向如有神。诸老将惊曰 "真太尉子也。"斩首四百级,生降千户,驱牛羊羸马橐它 万计。其后,会公兄克柔以病不能将,遂以公知府州。元」□□年夏人劫囚其主秉常,诏 路出师问罪。张世矩将河外兵,表公别将蕃兵与俱。廷议: 难以守臣自行,令选子弟部三千 人隶世矩。公抗章,愿率部落先驱报国。未报,即委管钥以行。贼据□平逼官军,公进击, 溃去。是夜,世矩被命班师,以公为后拒,贼酋」咩保吴良蹑其后。公止俄枝、盘堆,度 贼半度隘,纵兵击,大败之,杀咩保吴良。师还,自劾擅兴。 诏释不问。王中正□□ , 以公将行,选□右□。时军中旗物,大军悉已取其善者,余皆杂恶,不可用。公命□其短长 黑白,创五军阵法,团为五部、部为一色以号,□」□齐肃。至夏州,贼遁去,公遣骑追 击,生擒五人,不杀,使为乡道。中正命公选千骑先趋宥州,一夕拔之。时贼保险□□□川 河,中正命公往援。既至,未战,公曰 "大军不易至此,若不速战,情见力屈,进退不 可。"即拔刀跃马而前,手格杀数十人。所当皆靡,战士□」□□□谷,裨佐挽公徐之,公 不顾,以策招后军,诒言"贼阵动矣。"众欢乘之,大败贼众,乘胜追奔十五里。贼久窥 河外,患公每出,□□大□之,□右厢兵丁以□折氏,虽举国犯他路,而左厢兵未尝随。明 年四月,破贼于青冈岭。九月,又击厮罗川。六年二月,又破□。」□□□□年二月,击贼 三角川,斩伪钤辖吴埋保等。元祐二年,以蕃兵破贼于怒摩川。六年,会诸将出折水川鏖 战,公□所□□□,大破之青鱼河,斩首千级有奇,余皆赴水死。绍圣三年,击贼遮没浪, 大破之。九月,青冈岭又破之。是月,贼犯鄜延。公统兵牵制,至骆驼」□□□。孙览帅 太原,议城葭芦,以复故地,边将论多不合。览檄召公问策,公条具所见。遂檄公以师出 界,遇贼没宁浪,□□□即驻兵吐浑河。公遣诸将□□,为深入穷讨之状。贼疑,不敢动 也,遂城葭芦。□□□筑,公复牵制。至津庆川,贼至,大败之,斩二千八□」□□之麻 黄川。五年,掩袭贼鸟浪娘,获伪左厢钤辖今玉儿没崖,副钤辖兀勒香,□头□兀姚 □□□,破贼,追井□□□□□□横川。元符元年,又破青冈岭。九月,又破□□旁。十 月,又破□游川贱兀流,十二月,又破□勒图。明年正月,大破贼藏才山。二□」□月,

又破龙马川。时  诏河东进筑□寨、通道郡延,帅遣秦希甫至□□□□□□□□□□□□□□□□□□□□□□□□□□□□□□□□□□□□
时□□□□立川□□在□□中矣,□□□由近及远,进筑法也。公曰 "不然,事有奇正
今八城已□,□□□□□士气之锐,急前收功,而后图之归□,气□□□,万一为贼所乘
未见□□。"急□□舍步兵□□二千,□□将骑兵五千,以可□□□□奇兵由间道旁击之
将佐曰 "□寨□□□子轻兵深入□□。"公曰 "□□。"」□□前后,凡斩首万三千级,与
降百余□,□□贼帐庐舍万三千所。□□□□□□□□□□□□□□□□□□□□□□□□□□□□□□□□□□□□
以故大出则□□□□大至难支,亦有报□□□□□将□,诸帅方语其□□□□□尤善月
间,□□在□□□□人不能欺,贼□□兵□□(以下九行俱漫泐不存)

#### 三 《府谷县志•两种》点校碑文的诸多错讹

现存最早的府谷县志,是雍正《府谷县志》,其作者和成书具体年代已经失考,中科院、北大图书馆藏有传抄本。价值较大的是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由时任府谷知县郑居中纂修的8卷本《府谷县志》,现在只有府谷县档案局藏本。可惜该书流传不广,后又被后任知县麟书篡改,形成4卷本传世。《府谷县志·两种》所录即雍正《府谷县志》和乾隆四十二年《府谷县志》。

两种《府谷县志》均收录了《折克行神道碑》碑文,其中雍正《府谷县志》收录字数较少,乾隆《府谷县志》收录较多。清代时期折克行神道碑还竖立在折氏祖坟内,郑居中曾经亲自考察过,并且还留下了相关记录。因此,两种县志收录的碑文应该都是作者实地认读的结果,是可信的。只是在内容方面,两书收录的碑文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抄、漏抄等问题。

#### (一) 雍正《府谷县志》错讹的地方如下

#### (二) 乾隆 《府谷县志》 错讹的地方如下

1. "世捍边陲",错将"陲"抄为"垂"字; 2. "空国入寇,陷役城戍,杀掠人民,王师数出不利"一语,漏抄"国入寇,陷役城戍,杀掠人民,王师"13字; 3. "哲宗皇帝惩元祐罢

兵弃地骄戈之过"一语,漏抄一"戈"字; 4. "贼寇庆州",漏抄一"州"字; 5. "继祖以所部为先锋",漏抄"部为先"三字; 6. "公奋勇先登",漏抄"勇"字; 7. "夏人劫囚其主秉常",漏抄"劫囚其"三字; 8. "团为五部,部为一色",错抄为"团杀五部"; 9. "遂檄公出界,击没击浪",漏抄前一"击"字; 10. "又破兀勒图",错抄为"罗勃冈"; 11. "鄜延帅遣秦希甫",错抄为"鄜延帅造公希"。

以上错误是底本的错误,《府谷县志·两种》点校时,已经又有戴应新和笔者录文可以参校,但点校者显然没有参考,不仅沿袭了底本和参校本的错误,而且在认读和句读时,发生了新的错误。

#### (一)雍正《府谷县志》的错误如下

1. 标题中,"充太原府路兵马钤辖",错将 "充"字认读为 "允"; 2. "夏人劫囚其主秉常,诏五路出师问罪"一句,错误标点为 "夏人劫囚,其主秉常诏五路出师问罪",将原本是西夏发生政变、囚禁夏主李秉常、宋朝以此为借口发五路兵马出征的军事行动,理解为夏人劫狱,夏主李秉常向宋朝发出五路大军; 3. "贼酋咩保吴良",错将 "酋"抄为 "首"; 4. "举国犯他路,而左厢兵未尝随"一句,错误标点为 "举国犯他路,而左厢兵来,尝随"。这句话原意是折氏在西北边将中是数第一的,西夏从来不敢大意、把用来抵挡麟府路折家将的左厢兵调发去其他前线; 5. "大破之青鱼河"一句,不用句读,即折克行在其年于青鱼河大破西夏军。

#### (二) 乾隆 《府谷县志》错讹的地方如下

1. "晋以府州赂契丹",错将 "赂"字认读为 "路"; 2. "公抗章,愿率部落先驱报国,未报",错将 "未"抄为 "永"; 3. "公止俄枝、盘堆",衍出一 "仪"字; 另,俄枝、盘堆应该是地名,特别是盘堆,是一个沙丘的名称。综合分析,俄枝、盘堆是一个山隘口的两边,折克行当是在隘口两边埋伏,等待西夏军队通过一半时发起袭击。4. "创五军阵法",错将 "阵"认读为 "陈"; 5. "使为乡道",错将 "乡"认读为 "御"; 6. "以策招后军,绐言",错将 "绐"认读为 "给"; 7. "贼阵动矣",错将 "阵"认读为 "陈"; 8. "命诸将出折水川",错将 "将"认读为 "降"; 9. "麻黄川",错认读为 "废黄川"; 10. 最后一句,错抄、错标最多,正确点读见前录碑文。

### 余 论

点校古籍、方志时,不仅需要参阅大量相关书籍,还应注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点校《府谷县志》的《折克行神道碑》,就需要尽可能多地寻找相关录文,特别是该碑出土、保存信息早已公布,更应注意对证碑文拓片。做足基础工作,方可进行仔细整理、点校。否则,只会沿袭旧错,以讹传讹,出现不利于点校工作的情况!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程方勇

# 

Hebei Geography Miscellany in the collection 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as been photoprinted and published.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it has been found to be the abbreviated edition of The Book o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Counties of the Ming Empire (《天下郡国利病书》) by Gu Yanwu (顾炎武). Due to restrictions of times and conditions, this is not the only case of mistaken or inappropriate literature cataloguing, and it does not occur only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local records Development Planning Outline clearly stated that "the sorting work on old local records must be carried out thoroughly". The first step of old local records sorting is to do textual research on a single kind of local record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a single kind of local records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old local records sorting work.

# 

Zhe Kexing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Zhe generals of Fugu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is tomb passage tablets inscriptions were recorded in some of the earliest editions of Fugu County Records. His tomb passage tablets were unearthed in 1976, and both the inscriptions and rubbings are preserved to this date. In Two Kinds of Fugu County Records, while the compilers were punctuating and collating Zhe Kexing tomb passage tablets inscriptions, neither the inscriptions contents that have been released by archaelogists for long were adopted, nor further proof-reading work on the tomb passage tablets now preserved in the tablets museum was done. Not only various mistakes in the old local records were duplicated, there were also multiple cases of mistakes in punctuating and collating work. The author intends to correct these mistakes by using the tomb passage tablet inscriptions now in preservation.

## 

How yearbooks are quoted in academic articles reflect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yearbooks.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quotations of provincial level comprehensive yearbooks, sub-provincial level comprehensive yearbooks and Beijing District and County comprehensive yearbooks in academic articles publised on CNKI. NET, the author discovers that a yearbook's citation rate has no logical connection with its publication date, location, or award-winning status, and the application rate of most local statistical yearbooks is higher than local comprehensive yearbooks at the same level. This provides some useful references and revelations for local comprehensive yearbooks in terms of content selection, serialization, differentiation, time adaptation, and its publicity communication.